

# 颓废的南方——论苏童的长篇小说《

苏燕婷（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 摘要

当代的颓废型叙述的作品特征，充满了怪诞丑陋、家族没落、女性诱惑与人性黯淡的描写。苏童小说的一切美学特征，透过他笔下的枫杨树村、香椿树街的人事纠缠展示眼前。小说里的这两个地方都是借助南方这个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质建构而成。南方的阴暗、潮湿、肮脏、糜烂、腥臭、神秘，加上人物的颓败、堕落、孤独、逃亡及死亡景象，在他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苏童小说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书写逃亡。一次次的逃离，是失落的过程，也是一种宿命。他们的灵魂欲在南方寻求出路，可是这却是一处没有光的所在。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探讨苏童的长篇小说《米》中有关人物的颓靡与败德。主人翁五龙从枫杨树村逃亡至城市，但是城市并不如他想象中的充满“繁华、脂粉气息”，反而是由此至终被贪婪、暴力、权力、性爱等欲望深深地笼罩着。五龙希望在城市里寻求庇护，因此用尽手段掠取掌控一切的权力，可是城市还是容不下他。年老体弱的五龙此时才知道这个城市并不是他的归宿。他的人生从乡到城再到乡，一种循环式的命运早已笼罩在五龙的头上。虽然五龙已经获得地位、权力，但是他的内心实则充斥着孤独，倾诉说着人类内心的种种深层情感。

**关键词：**苏童、南方、颓废、欲望、逃离、宿命

# Decadence of the South: A Study of Su Tong's Novel "Rice"

SOO Yuen Tien (Lecturer,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New Era College)

## Abstract

Su Tong, one of China's most imaginative young writers,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nger, sexuality, and brutality of human nature in his literary works. He decorates his fiction based on the South's characteristic gloomy, dirty, mysterious and degenerate reput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decadence of human nature reflected in Su Tong's novel "Rice". Five Dragons escapes his rural homeland and marries into the Feng family, proprietors of a thriving rice emporium in a city near Shanghai. He becomes wealthy, powerful, and has many children, each of whom equalling him in greed, violence, envy and irreverence. Even after he becomes the most powerful gangster in the city, Five Dragons is still plagued by "loneliness". The life of Five Dragons comes full circle, starting from the escape from his homeland, living in the city for many years, and finally, going back to the starting point. Five Dragons cannot seem to "escape" from himself.

**Keywords:** Su Tong, Southern, decadent, desire, fugitive, fatalism

## 一、前言

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

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

〈南方的堕落〉<sup>1</sup>

这是取自中国当代作家——苏童在短篇〈南方的堕落〉里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小说的开头，同时，也成为了苏童大部分作品的轮廓。枫杨树村和香椿树街是苏童笔下二大小说场景，这两个地方都布满了颓废的人群、怪异的事件、独特的象征物。颓废情怀的叙述与意象成了贯穿苏童作品的一条主线。

而南方，是苏童生活的地方，也是文本里的背景。苏童自小生活在南方城市，对他家乡的一物一景，都有深刻的情感。童年的生活、家乡的点滴都是他最真实的回忆，同时也是小说里虚构的场景与故事。苏州城北的一条街，已被苏童写成小说里的香椿树街，许多故事正在这里上演。他家对面的一间化工厂，家后面的河，还有城里的桥、船、杂货店及邻居乡里，都一一在他笔下跳跃。<sup>2</sup>苏童把他对南方的情感寄托在文本里的枫杨树村和香椿树街，因此，这两个地方可视为苏童文本里的两座地标，是小说人物的故乡，也是苏童内心对故乡的追寻与缱绻。

在苏童的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中，一位心通神明的疯子马车夫对逃遁中的废王瑞白说：“你要不想死就往南走吧，往南走，不要停留。”也许可以将此语看作苏童为自己写下的文学谶语。苏童是一位南方意识最强的作家，这不但因为他身怀南方血统，浸透了南方的风水气韵，还因为他曾有过北方的生活经验（他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从而拥有了从旁打量南方风水南方气质的条件，更因为南方的潮湿与糜烂符合他的审美趣味，能够任他文学的根须伸展蔓延。<sup>3</sup>

南方，作为地域上的边缘地带；颓废，作为文学上的非主流书写状态，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笔下，一步步地引领我们去窥视这文学领域的另一面。

1 苏童，〈南方的堕落〉，收入苏童，《南方的堕落》，台北：远流，1992，页73。

2 苏童也把这一切记忆与情怀透过散文的方式呈现读者眼前，可参考《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3 摩罗、侍春生，〈逃遁与陷落〉，收入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风文艺，2003，页654。

在以南方为书写背景的过程，苏童选择了以颓废型叙事的方式来建构他“纸上的故乡”。南方的气息配上颓废的氛围，我想这是最适合那群败德、孤独、凶残、悲哀的灵魂居住。《米》是苏童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描述五龙的一生展现颓废的人性。因此，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探讨苏童的长篇小说《米》中有关人物的复仇、颓靡与败德，倾诉着人类内心的种种深层情感。五龙作为一个逃亡者、外来者，介入了瓦匠街的世界，并在此从流氓发迹为黑社会头目。可是，五龙终究不是瓦匠街的人，在临死的时刻，他选择离开了这个原本不属于他的地方。五龙在瓦匠街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显示了人类情感深处的矛盾与无奈，这种潜意识里的微妙变化，在在是这部作品最动人之处。

## 二、关于颓废与苏童的作品

颓废型叙事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扮演着边缘角色，也被文学史家针砭，因为颓废似乎就与放荡、祸水、非理性、官能享受等贬词划上等号。可是，我们可以看出从晚清至当代，已有颓废型叙事的作品，颓废的书写可谓多表现在小说中。《红楼梦》的镜花水月、《金瓶梅》的畸形社会；还有郁达夫的挫败文人、新感觉派（海派）的“流氓才子”、张爱玲玩世不恭的浪子等。海派的代表作家施蛰存、穆时英与刘呐鸥等人在二、三十年代就以现代主义手法写作，写出了城里人的孤独、堕落的情感意识，可是在当时并不受重视。<sup>4</sup>到近年来王安忆、莫言、白先勇、朱天文等作家，都在作品里表现了描写种种衰颓的人物与情节。《长恨歌》、《酒国》、《孽子》、《世纪末的华丽》等作品对流逝的时间与繁华、死亡与黑暗及虚伪道德都有极佳的描绘。

其实颓废主义原本在西方的意义是反抗文明与艺术商业化，以书写病态、丑恶、诱惑为中心。中国古典文学的颓废型叙事的作品则反映了红尘是非纷纭的起落。到了三十年代，作家们吸取了西方的世纪末颓废特征，加上当时上海这个大都会的背景，就已经把颓废的意义更新了。颓废型的作品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征，可是它始终带着对抗、反讽的姿态。

当西方颓废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学上的颓废书写必与之产生互相融合或渗透的情形。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们吸取了西方颓废主义的特征，立足于自己身处的社会，创作了在当时并不受注重的作品。这群作家就是被称为海派的作家。<sup>5</sup>海派的作家们写下了都市里的种种怪诞、丑陋，写下了都市里一

4 二十、三十年代的中国，处在水深火热当中，救国意识、改造社会的思潮淹没了个人的声音。

因此，充满民族意识的作品成为主流。海派作家有关城市、情色男女的描写并不入流。可是，要探讨一个社会或时期的全貌，处在边缘的声音也该是重点之一。

群一群颓废的人物。

但是，由于内忧外患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文以载道等民族文化心里积淀的因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未出现唯美主义流派和统一的唯美派作家。自从文革结束后，文学创作有了更自由创新的发展。西方哲学、文学作品与思潮被大量引进中国。在当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及以后，许多作品都突出了神秘主义色彩和怪诞、荒谬和丑恶的描写。张学军认为，丑和恶在现代派作品中并非仅仅是美和善的陪衬，而是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表现对象，具有强烈的感性力量。<sup>6</sup>这似乎把沉寂了数十年的颓废书写叫醒了。不同的是，当代作家们把上演颓废故事的舞台，从绚烂光彩的都市搬到传奇瑰丽的乡野。

其实，当代的颓废型叙事的作品特征，同样的充满了怪诞丑陋、描写家族没落、女性诱惑与人性黯淡。海派的作品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同样的，当代作家们更是对现代主义趋之若鹜。在这层基础上，当代作家们加上了突显死亡的描写，作家们同时在新历史情怀里上演颓废故事。<sup>7</sup>

苏童是中国当代作家里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苏童的作品当中，大致上可分为五类，分别是描写家族、少年、女性、新历史及现实小说。在描写这种种类型的小说里，苏童以他的想象力探讨人的存在状况。苏童注入颓废元素于他的作品中，从颓废中反映人的脆弱、揶揄历史的“合理性”。

苏童的小说取材于自己出生之前的时代，他以自己的主观想象构筑了纸上的故乡，另一个存在世界。小说中的人物是耽美倦怠的男人、美丽阴柔的女子，背景是南方的阴森瑰丽、淫猥潮湿的时代。苏童小说中充满了许多颓败的景象。这些颓败、堕落、孤独、逃亡及死亡景象，一一的透过他笔下的枫杨树村、香椿树街的人事纠缠展示眼前。苏童式的颓废英雄与孤独女子诉说了无穷的宿命观念。这种种充满颓废、唯美、种族退化论、悲观绝望、荒谬孤独的学说表现了“世纪末”思潮。

为了制造这感伤、颓靡的氛围，苏童在颓废的国度里多数应用了多事之秋

的三、四十年代为背景。通过颜色的运用与大量的比喻修辞，他制造了一个阴

5 海派原本泛指上海的生活情调，五光十色、标新立异、琐碎庸俗。海派京剧的“俗”和北京庄重的戏剧演出形成强烈的对比。而“海派”成为文学的专有名词，却是由沈从文引起的一场笔战。沈从文批评上海的半职业性作家“玩票白相、平庸为缘”，此举即刻引来上海作家杜衡的攻击。可参阅许道明著，《海派文学论》，上海：复旦大学，1999。

6 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山东：山东大学，1999，页211。

7 当代作家们的历史情怀建立在“想像与虚构”历史这方面。这显现了历史叙事从再现型史传小说走向创造型的“新历史小说”。对他们来说，历史不再是大说，不再是伟大、宏观的，而是个人的，极其微观的。在他们的作品里，历史只是一个背景，并不是主要的叙述对象。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可说是颠覆了历史的权威性，赋予历史一个新的意义。

森但瑰丽、颓废但迷人的意境。苏童特别喜用红色，但一切红色系列的描写不再是热情的化身，而是鬼火灼灼、撩人耳目的精灵。同时，苏童的小说里无处不在的性欲、逃亡与死亡的情节，是他描写颓废型小说的手法与过程。

杨照认为，苏童的乡野、过去一段段弥漫颓废酸腐，可是却决不虚无。不像先锋派那样热衷于敲捶任何叙事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苏童的小说不玩弄怀疑作者的把戏，他的颓废实实在在地站在作品里。<sup>8</sup>在苏童的颓废之家里，他集合了乡野传奇里的愚昧、没落、传说、鬼魅，呈现一份让人恐惧却极之迷人的氛围。

文学作品里的颓废意义不断演变，由古典文学里的逃避烦世、失意、以致繁华梦碎的失落，到现代文学的都市（海派）文学，战后社会的恐慌和苍凉感；当代的颓废书写更牵涉到注重形式创作、颠覆历史权威、揭示人的欲望流转与无处不在的死亡等。颓废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有其存在的社会条件与空间，虽然颓废型的叙述并非一种主流文学或流派。可是，这处在边缘的颓废书写，却是充满魅力，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

### 三、剖析《米》的内容

#### （一）扭曲的欲望——“米”的意象

人的欲望包括了生理与心理两方面。对食物、性爱的欲望是可感可知的，并不如对权力、控制权的欲望，属于抽象概念。《米》的主要人物五龙，因为故乡枫杨树村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导致所有稻田被淹没，为了生存，以及他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他离开了家乡而来到了城市，后来在瓦匠街落脚。从年轻到年老，五龙不断追求欲望的满足——对食物、权力与性爱的欲望。牵引五龙一生受难的命运的，正是米（稻田）。

五龙一生仿佛只被仇恨灌满。这份仇恨意识，是他离开枫杨树村逃到瓦匠街讨生活以后逐渐建立的。因为大水淹没了枫杨树村的稻田，他企图在新的落脚点瓦匠街寻求新的庇护：物质上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庇护。可是，五龙来到城市的那一刻，即遇上被地方恶霸欺负的事故，促使他强烈感受到在城里生存的困难。因为要报复恶霸对他的凌辱，五龙用了毕生之力部署复仇的机会。在复仇的过程中，“米”的意象不断出现，从最初作为一种粮食到后来变成权力的象征，甚至牵扯了五龙和多个女性错综复杂的性爱关系。

暴力

<sup>8</sup> 杨照，〈败德与死亡的种种传奇〉，收入《联合文学》，第八卷，第十二期，1992，页87。

五龙视米为主要的粮食，他从枫杨树村逃到城里，一路上只靠身上仅有的米粒充饥。当五龙到了瓦匠街之后，饥饿的他为了一块肉而被地方恶霸欺负，这群恶霸里头包括了阿保。阿保要五龙叫一声“爹”，才愿意把肉施舍给他。这位阿保后来成了五龙的第一个敌人。陌生的环境使到他失去依靠，连食物也得向他人乞讨。这份“乞讨”，实则反映了五龙被迫屈服于暴力之下。在此节骨眼上，阿保和其他恶霸是实施暴力者，殊不知在往后的日子里五龙的身份由“受害者”转为“施暴者”。

后来他到米店工作，也因为内心对白米的“迷恋”。在码头上，五龙看见“有几个汉子正从船上卸米。五龙站着无声地看着他们，新米特有的清香使他惘然若失。”<sup>9</sup>而当五龙徘徊在米店前，“大鸿记米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火红景象。”<sup>10</sup>米店冯老板虽然收留了他，却又处处提防、想办法陷害他。冯老板看得出五龙不是一般的小伙子，他聘请五龙不过是因为五龙力气大，而且所付工资低，因此冯老板时时提防五龙的“造反”——抢了米店。五龙有了米店作为栖身之地，处心积虑，他渐渐掌握了复仇的机会。

阿保对五龙的凌辱，五龙不曾忘记。五龙在米店工作久了，发现冯老板的大女儿织云与阿保是有奸情的。而织云其实是黑社会头子吕六爷的情妇。五龙秘密通知吕六爷，结果，五龙最终报复了阿保当年对他的欺凌。

当五龙在米店工作那一刻开始，“米”已经不再是让五龙温饱的简单粮食而已。米店作为五龙的栖身之所，即是他得以复仇的“基地”——五龙不再流离失所。“大鸿记米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火红景象”，<sup>11</sup>早已预示了五龙将通过暴力手段对付曾经欺凌他的每一个人。冯老板的命运可以说比阿保更为可悲——五龙先后娶了冯老板的两个女儿，却不曾对这两姐妹付出真心。织云怀孕以后，吕六爷却不认账，冯老板无奈之下求五龙娶了织云。后来织云生了个儿子，吕六爷又派人来抢走孩子，织云便又回到六爷身边。后来五龙更是对冯老板的二女儿绮云虎视眈眈。冯老板中风身亡后，五龙强娶了绮云。

至此，五龙已经名正言顺当上米店的老板。他由最初痛失米粮，求冯老板收留的卑微，到后来逐步掌控米店，显示了五龙在瓦匠街的地位日益提高，他所拥有的权力亦相对扩大。一直到绮云重修族谱的时候，为了不让冯家来到这一代就绝后，绮云决定让五龙成为冯家的后人。五龙入赘冯家，亦即真正“入侵”了这个家庭。从此，五龙就有了米店做后盾，可以在瓦匠街展开追逐欲望的过程。掌握权力，除了可以让五龙复仇，也让他驾驭身边的每一个人。

9 苏童，《苏童文集—米》，南京：江苏文艺，1996，页9。

10 苏童，《苏童文集—米》，页13。

11 苏童特别喜爱用红色，因为他笔下的红色正好传达了文本里的血腥与暴力色彩。

## 性爱

苏童的小说里有关性爱的描写大都带有欲望化、本能化、病态化的倾向。人物的关系复杂，性爱生活也纠缠不清。在这群人物当中，有利用性爱为复仇工具的，有虐待的心理，甚至在“正常”的关系——婚姻里头，性爱的角色仍然无法正常，无法呈现性爱作为联系两性关系的美好过程。

五龙是一个通过性爱复仇的人物。他从枫杨树村逃至瓦匠街，受尽屈辱、遭人白眼。米店的老板不信任他，却无可奈何地把女儿织云和绮云嫁给他。五龙最终由一个小店员发迹成米店的老板，继而当上当地的恶霸。这时，他把内心深沉的仇恨，通过变相虐待绮云和织云，通通发泄出来。尤其是对较之单纯的绮云，五龙更加不放过。娶了绮云之后，五龙随时要求绮云满足他的性需求。五龙甚至因为偷看绮云洗澡而欲火焚身，一把捉了绮云就往米堆里做爱。

虽然织云这位女性是五龙“施虐”的对象，是一名受害者，可是，她对欲望的追求却也显现了她的颓败与堕落。从少年时刻开始，织云就可以为了一件皮革大衣和黑社会头目六爷发生关系，继而与六爷的手下阿保偷情。五龙来到大鸿记米店之后，织云更是主动挑逗他。在此基础上，织云可说是只追求性欲而非情感。值得注意的是，织云是米店老板的女儿，“米”在织云的生命里影响了她，而她自己却不自觉。米，是所有市民的必需品，大鸿记米店在瓦匠街是一个“重要的存在”。织云就以米店大小姐的身份和自身的美貌有恃无恐。而吕六爷相中织云，除了她的妖媚及阿谀奉承，更重要的还是织云爸爸有一间米店。米店的货源还得依靠六爷的“照顾”，六爷已拥有控制权。除了六爷，五龙娶织云也是因为她是米店大小姐。这间米店，除了养育了她，还让她走上了一条让恶势力笼罩的道路。米，已不再是纯粹的粮食。

新潮小说的主人公们在对待性爱的态度上大都与动物无异，男人对女人的占有欲望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命原始本能的冲动，这里既没有爱和情，也就更谈不上所谓责任和义务了。苏童笔下的五龙对米店老板女儿的占有和虐待无疑是他动物本能的放大，他的残忍、凶狠、阴毒正是附着于本应充满人性的“性爱”上才更令人不寒而栗。性爱的疯狂只是他们昙花一现的生命的一种毁灭力量，很大程度上他们生命的沉沦都是由性爱引发和催化的。<sup>12</sup>

性爱，在苏童笔下成了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人物的性心理与行为都带有病态的表现。这种病态的举止其实显示了人物内心的孤独。他们都在性爱的生活中寻找慰藉，可是，他们终究迷失在里头。欲望是无止境的，五龙与织云的一生可谓卷入这个漩涡里。更甚的是，五龙与米店两姐妹的性爱关系，是建立在他要驾驭一切的基础上。这种性爱关系不只是病态，而且是扭曲的。五龙

还经常流连妓院，久而久之他染上了性病。因为这个缘故，五龙一口气杀死了与他有关系的八位妓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丑恶与灰暗。在五龙的举动中，凸显了他内心对性爱存有的病态。

虽然五龙后来当了米店的老板，当了黑社会头目，不再缺乏物质上的需求，但在他内心深处仍然纠缠着“无米”时的痛苦的情结，他的灵魂在“木盒子一边狂暴的跳荡，一边低声的哭泣。”<sup>13</sup>在午夜梦回的时刻，他仍然梦见枫杨树村，梦见联绵不断的火车在铁轨上的响声，梦见滔滔大水向他涌来。他孤独无依，他要通过女人来发泄这种孤独的疯狂。<sup>14</sup>因此，五龙身边不乏女性，米店两姐妹先后嫁给他，与他发生关系的妓女更是不胜枚举。他有一个怪癖，在和女性发生关系时，他喜欢把米粒塞进她们的子宫，也喜欢在米堆里做爱。女人和米，是他要握在手里的“东西”，他要通过这变相的虐待来突显自己的霸道、驱使的权力，可是，这在在揭露了他的心灵深处还是孤独的。可见，他在心理和生理方面还是失去了庇护。他的孤独，在阿保死后已露出端倪，作者写道：

五龙突然抬起头看了看天空，天空呈现出一半红色和一半蓝色，那道强光依然直射他的眼睛。他觉得脸颊上有冰凉的一滴，是眼泪。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了这滴奇怪的眼泪。<sup>15</sup>

在瓦匠街度过的岁月里，五龙的内心是空虚的。他从最初“无米”的痛苦、彷徨，到后来拥有一间米店，表面上是五龙的生活已经有了依靠。可是，他的精神世界还是空虚的。五龙和众多女性做爱时，喜欢将米粒塞入她们的下体，是五龙要塞满内心空虚的一种下意识表现。他选择在米堆里和织云绮云做爱，因为堆积得高高的米粒才让他暂时有“实”的感觉。而五龙躺在高高的米堆上，正好是至高无上的一种象征。

评论家林茨娇认为，《米》文中的重要意象——米，原本具有养育与生长的意涵，却在城市文化空间中变成养育魔怪与滋养淫乱的来源。由此可见，苏童对城市文化完全予以坚决的否定。<sup>16</sup>虽然《米》的故事背景是城市，可是却与苏童早前书写枫杨树村的系列小说有强烈的“延续”意味，南方的人物不管是生活在乡村或城市，他们的命运早已笼罩在南方阴暗的氛围里。因此，他们的逃离不过是另一种悲剧性的抉择。

## （二）无法逃离是一种宿命

12 吴义勤，〈新潮小说的主题话语〉，收入陈信元、栾梅健编著，《大陆新时期文学概论》，台湾：南华管理学院，1999，页115。

13 苏童，《苏童文集——米》，页113。

14 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1998，页995。

在生活上无法得到慰藉（不只是性爱与情爱方面的慰藉）的人物必定寻求另一方乐土。寻求，就必带有逃离的心理，出走的动作。因此，苏童小说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书写逃亡。人物一次次的逃离故乡，是失落的过程，也是一种宿命。这群颓败人物的出走，必定是带着远离原有状态或地区的心态与姿势。这一个个的逃离，有人物自身的原因，也有生活环境和背景的因素。逃离和回归形成了苏童作品里的“循环”特质。这种安排，又使人物从一个地方出发，最终又回归原点。到最后，这些人物似乎不再是逃离一个地点，而是逃离内心的不安状态。虽然他们都在逃，可是最终的结局还是无路可逃，只有死亡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一开始五龙就是一个逃荒者，这也注定了他最后会走向死亡之路。

在逃荒的路上，必须有种种意象的衬托，才足以显现人物持续不断地置身于奔、跑、逃、追的状态。而且，苏童善于在文本中运用反复出现的意象，借以表达人物的内心变化。在这种种意象里，最多出现的便是路，有时候是黄泥大路，有时候是冰冷的铁轨。无论是道路或轨道，它们的角色都是带领人物走向新的地方，新的目的地。他们需要路，特别是向远方伸展的路来完成这不间断的逃离。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把道路视为人物的希望的象征。人物追寻着本身的希望、目的，因此他们看到路和铁轨的情感是复杂的。这条路也许为他们带来希望，也许带他们走向未知数。

在五龙的逃荒过程中，铁轨是一个明显的意象。我们可以在《米》这个长篇找出不断出现的铁轨意象。当五龙开始逃至城市，作者为我们制造的铁轨意象与声音：

傍晚时分，从北方驶来的运煤火车摇摇晃晃地停靠在老货站。五龙在佯睡中感到了火车的颤动和反坐力，哐当一声巨响，身下的煤块也随之发出坍塌的声音。<sup>17</sup>

铁轨哐当哐当的响声不断出现在五龙的耳边，从他开始逃亡到年老时“告老还乡”，轨道的意象与声音仍然环绕着五龙的生命。当五龙缅怀自己的身世或想起枫杨树村老家时，铁轨的声音与突如其来的大水不断地交替出现在五龙的脑海里。我们可以看出五龙虽然身处城市，可是骨子里还是流着枫杨树村的血液。

白米在五龙的一生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五龙在城市里面对挫折时，他只

<sup>15</sup> 苏童，《苏童文集——米》，页47。

<sup>16</sup> 林荧娇以城市父权隐喻与女性身体政治分析了苏童的《米》，其中一节以资本主义剥削的角度探讨了文本里的米店的角色。本文尝试以小说人物五龙内心世界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人类内心的种种深层情感。详文可参阅林荧娇，〈魔域/魔欲：苏童《米》中的城市父权隐喻与女性身体政治〉，收入《东华人文学报》，第五期，2003年7月，页93—118。

要嗅到白米的清香、抚摸白米、看见米店里储存的大堆白米，他就安下心来。这也是他选择在米店工作的原因，就算受尽欺辱他还是留在米店。而在死亡的时刻，五龙也摆脱不了白米。在他晚年被恶疾缠身的时刻，在城里发迹了大半生的时刻，他仍然不忘回乡，这可说是符合了王德威称之的“连锁苏童城与乡想象的最佳范例。”<sup>18</sup>五龙在返乡时最重要的事是：带着白米衣锦还乡。他包了一节火车厢，装满白米，踏上北上的归途。在五龙搭上死亡列车的途中，有一车厢白米的清香陪伴着他，也有他潜意识里不断出现的火车在铁路轨道行驶的声音，圆了他一生的心愿。

苏童早已对五龙的命运埋下伏笔。火车，在五龙从乡下出走时引领着他，在五龙死亡前又被火车“咣当咣当”的声响包围着。他仿佛在火车上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大梦初醒的时刻，他依然在火车上。故乡的洪水与淹没的稻田，是真实的；城里的荣华富贵如泡沫，虽然折射了光的七色，可是终究脆弱。

五龙从枫杨树村向南方逃去，但是他在南方的瓦匠街依旧找不到庇护、寻不到出路。堕落的南方不再是他晚年的归宿。这时，他更强烈地想回乡。因此，他又从逃亡的方向回到出发点：瓦匠街以北的枫杨树村。吊诡的是，五龙突然问：“火车是在向北开吗？我怎么觉得是在往南呢？”<sup>19</sup>“南方的堕落”留给他的烙印实在太深刻了，以致他在弥留之际仍然朦胧地意识到自己还在往南方走去。

对于城市，五龙是从对它充满期待与幻想，转变成对它的痛恨与悔恨。城市在五龙早期的心里和晚年的印象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且看看他在枫杨树村幻想过的城市景象：

在疲劳和困顿中他幻想过城市，许多工厂和店铺，许多女人在街上走。女人就是穿着这种鹅黄色的多情动人的衣物，她们的乳房结实坚挺，腰肢纤细绵软，放荡挑逗的眼睛点燃男人的邪念之火。五龙记得他在祠堂度过的无数夜晚，繁重的农活和对城市的幻想使他心力交瘁，陌生的城市女人在梦中频频出现。<sup>20</sup>

幻想中的城市，不但充满异性的诱惑，而且繁华。这有许多工厂和店铺的城市，必然可以容纳一个来自乡村的小人物。可是，当五龙在瓦匠街受尽凌辱、委屈，导致他心里的恨意茁壮成长。就是这一份深厚的恨意，使他不择手段地对仇人进行报复。在他成为码头兄弟会的头子之后，就开始了荒淫凶悍的生活。他曾经多么地憎恨黑道人物阿保和吕六爷，可是他现在却走着他们的路，

17 苏童，《苏童文集——米》，页3。

18 王德威，〈序论：南方的堕落——与诱惑〉，收入苏童，《天使的粮食》，台北：麦田，1998，页21。

他的凶狠比阿保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城市里，人物继续颓废。城市的环境使他们血液中的颓废更淋漓尽致。我们可以看到五龙对城市的幻想少不了女人。这个诱惑使他到了城市之后与女人牵扯上复杂的关系，最后也可说是被内心的这份欲念害死。更重要的是，是大鸿记米店的米堆吸引了五龙留在瓦匠街。当年的五龙只是一个从事农事的年轻人，米，对他来说不过是让自己和村民三餐温饱的粮食。可是城市里的“米”，却诱使五龙干下了许多坏事，这一切只是为了在城里继续生存。“米”的角色演变，使到五龙内心对城市的幻想也随着破灭了。在他年纪大了又患病的时期，他眼里的城市是这样的：

城市是一块巨大的被装饰过的墓地。在静夜里五龙多次想到过这个问题。城市天生是为死者而营造诞生的，那么多的人在嘈杂而拥挤的街道上出现，就像一滴水珠出现然后就被太阳晒干了，他们就像一滴水珠那样悄悄消失了。那么多的人，分别死于凶杀、疾病、暴躁和悲伤的情绪以及日本士兵的刺刀和枪弹……它长出一只无形然而充满腕力的手，将那些沿街徘徊的人拉进它冰凉的深不可测的怀抱。<sup>21</sup>

由此可见，城市并不如他想象中的充满“繁华、脂粉气息”，反而是由此至终被死亡与欲望深深地笼罩着。虽然五龙希望在城市里寻求庇护，可是城市还是容不下他。他在城市里的颓废领着他走向另一个归宿：死亡。五龙从乡下逃到城市，临终前还是坚持乘搭火车回到故里——枫杨树村。年老体弱的五龙此时才知道这个城市并不是他的归宿。他的人生从乡到城再到乡，一种循环式的命运早已笼罩在五龙的头上。他的生命似乎无法避免出走——回归，逃离绵绵大水之后虽然有了一段短暂的、停下脚步的岁月，可是，当他的生命走到最后时，终究免不了再次逃离，从当初新的落脚点回到原点。在乘火车回故里的时刻，仿佛又开始了另一段颠簸的人生旅途。

当五龙已经在大鸿记米店做苦力，换得三餐白饭与挡风遮雨的角落，他开始觉得来到这个地方是正确的。而且，他也不必再成为一个逃荒者。作者写道：

五龙简单地回顾了流浪的过程，他觉得冥冥中向往的也许就是这个地方。雪白的堆积如山的粮食，美貌丰腴骚劲十足的女人，靠近铁路和轮船，靠近城市和工业，也靠近人群和金银财宝，它体现了每一个枫杨树男人的梦想，它已经接近五龙在脑子里虚拟的天堂。<sup>22</sup>

19 苏童，《苏童文集—米》，页220。

20 同上，页38。

那“雪白的堆积如山的粮食”对五龙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回顾五龙的一生，表面上他从北到南、从南再到北是一种“逃离”——逃离贫困与饥饿，但更深层的“逃离”却又何尝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因为，没有人逃得出“米”的手掌心。枫杨树村的水灾事件，导致人人需要挨饿，五龙就为了填饱肚子而逃离。到五龙可以三餐温饱的时候，“米”在城市里的角色却变成“颓废的米”。只要某个城里人掌握了众人的“生命脉络”（米/粮），他就是强者。五龙就做了很多年的“强者”。可是，这个强者到底是孤独的，甚至是脆弱的，因为他在城市里只拥有权力，权力使他曾经高高在上，却没有让他得到任何情感。五龙的一生不能无米，但米已变成暴力和荒淫的“媒介”，那就表示人终究逃离不了、摆脱不了“颓废的米”的命运。米不但让枫杨树村的五龙面对饥饿的痛苦，更让瓦匠街的五龙经历争权夺利的折磨，而让人掩卷叹息的是，面对追求“正常的温饱”和“扭曲的欲望”，人的力量、角色原来是那么的无力。直到临死前，五龙还是没有办法忘记米：

五龙在辽阔而静谧的心境中想象他出世时的情景，可惜什么也没有想出来。他只记得他从小就是孤儿。他只记得他是在一场洪水中逃离枫杨树家乡的。五龙最后看见了那片浩瀚的苍茫大水，他看见他漂浮在水波之上，渐渐远去，就像一株稻穗，或者就像一朵棉花。<sup>23</sup>

苏童在小说中描写了人的孤独、自私、恶毒，人与人之间的仇视、嫉恨、伤害，以致他们无可避免地陷入灾难；之后，人物又因为种种原因而逃离，从村庄逃向城市，可是他们血液中的本性无处可逃，继续在城市里颓废。苏童通过〈罍粟之家〉里的庐方说了这段话，或许就可以为本文的讨论做最好的注解：

我问陈茂后来怎么样了？庐方面露难色不愿提这个话题，他说了一句讳莫如深的话：你能更换一个人的命运却换不了他的血液。他还说，有的男人注定是死在女人裤带上的，你无法把他解下来。庐方说他心里也怅然，但事情到这一步已经不可收拾，他知道工作队能把陈茂从蓑草亭子梁上解下来，却不能阻止他作为枫杨树男人的生活。庐方想在枫杨树找到更理想的农会主席。<sup>24</sup>

人物的逃亡，在苏童的小说里是反复出现的情节。这群来自乡村的人，几乎都想逃离自身的生活环境。他们是一群灰蒙蒙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身上的人性几乎泯灭了。若继续留在原地，他们将看不到希望，也没有出口。因此，逃离——无论是心理上的逃避，或实际情况的逃离某个地方，将是他们寻找出口的途径，但是这个出口并不容易觅得。

---

21 同上，页201。

22 同上，页19。

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  
我们逃亡到此  
便是流浪的黑鱼  
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sup>25</sup>

这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里的一段话，我认为是作为人物们逃到城市后的心态，也是五龙一生的最佳写照。

无论如何，血液中的颓废因子是永随着人物的，因此，不管他们逃到什么地方，他们依旧带有枫杨树的气息。他们是“流浪的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这过程其实也为了铺陈人物日后的死亡。因为，这从不间断的逃亡，终归会和死亡碰面。这是一条不归路。最后，这群人物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但是，死亡之后的世界，依旧有另一群生存着的村民与市民重新上演颓废的传奇。

他（苏童）的人物的冷酷与邪恶几乎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一切罪恶都如此自自然然，见怪不怪，这就更加具有撼人心魄的深度。《米》中五龙在长期的忍辱负重中受到严重的精神扭曲，他以忍辱负重作为生存的智慧，以精神扭曲为代价求得权势和地位。<sup>26</sup>不管是五龙，或《米》的其他人物，甚至是苏童笔下的其他人物，在枫杨树村或城市，他们一样颓废。苏童要制造的南方世界就是如此阴暗，一切暴虐事件就是如此自然，自然得让人心寒。

### （三）是死，或生？

生命与死亡是人摆脱不了的一对矛盾，人就是在这永恒的矛盾对立之间徘徊和挣扎。文学要表现这种光芒的折光，因此，生与死都是挥之不去的两个情结，也是文学表现的两大主题，特别是死亡——人生苦难的极端与终结。

死亡的书写在苏童的小说里显示了颓废的终结。人物在性爱方面的病态，人性的泯灭以至从不间断的逃亡，都导致人物必定面向死亡。他们的灵魂欲在南方寻求出路，可是这却是一处没有光的所在。苏童笔下的人物，是一群无法救赎的灵魂。但死亡真的是一种结束吗？在《米》中，五龙虽然在回到枫杨树村的途中死去了，他的暴虐行为却为他两个儿子所继承。大儿子米生虽然不及五龙的强悍，可是他内心的仇恨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小儿子柴生是一名无赖，毫无亲情可言。

米生从小即是一名非常记仇的孩子。妹妹小碗无意中揭穿了米生的秘密，

23 同上，页222。

24 苏童，《苏童文集—世界两侧》，南京：江苏文艺，1996，页85。

25 苏童，《苏童文集—世界两侧》，页95。

这激怒了米生，也让自己走上了死亡的道路。米生只有十岁，可是，他却有计划地进行对妹妹的报复。原本是三兄妹的捉迷藏游戏，结果小碗却被米生骗，躲到米堆里，米生把米粒往小碗头上倒去：

他看见雪白的米粒涌出麻袋，很快淹没了小碗的脑袋和辫子。起初新叠的米堆还在不停松动坍塌，那是小碗在下面挣扎，后来米堆就凝固不动了，仓房里出奇的一片寂静。<sup>27</sup>

小碗死在米堆里，对五龙来说是一个打击，也是一种悲剧式的讽刺。米，是延续生命的粮食，亦是五龙内心里强烈依靠的“对象”。五龙有了米店，才有后来的权势。而今，他的女儿被儿子杀死，还是死在米堆里，“米”，不就是成了一种杀人的武器吗？苏童或许早已为五龙设下毁灭的结局，五龙不也是在米堆里死去吗？

柴生虽然没有米生那份仇恨意识，可是，他不务正业，为了得到赌本而变卖家里的物品。五龙临死的时刻，绮云本着夫妻一场的情谊，要兄弟二人送伤痕累累的五龙回枫杨树村。柴生因为在掷铜板游戏输给米生，被逼送五龙回家乡去。在火车上，柴生逼使五龙交出地契和金条，一直到五龙吐出最后一口气，柴生才知道五龙根本没有带什么地契或金条上火车。柴生愤怒不已，竟然对着五龙的尸体丢米粒，后来还从五龙口中挖出他的金牙。

五龙的后代分别继承了他的暴力、无赖、复仇的个性，继续在瓦匠街堕落下去。苏童设计的另一个角色抱玉——当年吕六爷抱回去的孩子，其实是阿保和织云的私生子。五龙是抱玉的姨丈，可是抱玉自小就对五龙恨之入骨。这份恨意，抱玉也说不清为什么。阿保和五龙的纠葛，并没有在阿保死后结束，五龙和抱玉展开了另一场的复仇过程。当抱玉在日本人旗下做事时，他利用自己的权势捉了五龙，毒打五龙，并刺瞎了他一只眼睛。

这种种安排，苏童给读者的景象是：某一个人的死亡，是另一群人堕落的开始。而是生，或死，都是因为他们在南方的世界里无法找到出路。《米》的精彩之处，亦即它呈现的悲剧特质，人类难以摆脱的宿命感。但是这份宿命感不是强调迷信的思想——把所有事情归咎于命运。苏童在这里想表达的还是人的深层情感与意识，五龙如此暴虐，却又如此孤独与可怜。当五龙内心的仇恨意识开始作怪的时候，他就无可避免的会走上一条逐渐没有光亮的生命之旅。

26 摩罗、侍春生，《逃遁与陷落》，收入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风文艺，2003，页656。

## 四、结论

他说，孩子，快跑。

孩子，快跑。

于是我真的跑起来了，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追着我，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

〈南方的堕落〉

苏童小说的一切美学特征，都是借助南方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得到展现的。南方的阴暗、潮湿、肮脏、糜烂、腥臭、神秘在他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苏童所逃向的南方并不是一个好的处所。在南方的闷热与潮湿中，所有的植物和霉菌都在如疯如魔地生长，人却在霉菌和雨雾中感到压抑和窒闷，感到黑暗的欲望和肮脏的骚动的折磨。但是，在这闷热与潮湿、黑暗与肮脏中有一份沉重的真实，对苏童构成诱惑的最主要的因素也许就是南方的真实。直面生活的丑恶与人性的黑暗，揭示其糜烂的深重与挣扎的痛苦。<sup>28</sup>五龙在南方的瓦匠街看到了城市里黑暗的欲望“遍布满地”，纵使他在年老时刻要回到“北方”的家乡，但是枫杨树村也是属于“南方”，五龙只不过是“南方”逃向南方的另一端。一种宿命的意味早已笼罩在五龙的头上，到了瓦匠街度过青年与老年的岁月，不过是五龙重复了这种宿命。

无论如何，南方的阴湿、丑恶，终究会落幕。颓废的书写，经过了败德与堕落的“程序”，终于落得个万劫不复的地步。死亡，之后也凝固于文本中了。这是一条弧形的线，线的左端是性欲的书写，个人的堕落导致集体的逃亡，达到最高点；可是，这时的立足点正好对着右端的死亡召唤，因此，人物带着滑落的姿势，坠入死亡。这“颓废三部曲”的关系看似独立的，却又是相辅相成的。死亡，仿佛是欲望与颓废的终站。五龙无路可逃，难免一死，其他人物如织云、阿保、六爷等人也“只能够”死去，死于城市里的压抑和窒闷。上一代人的死去，故事却由下一代人继续演下去。

五龙是一个备受摧残与折磨的受难者，对于他的复仇心理，给予强烈的道德上的谴责，或许是不公平的。五龙是以自己的能力/权力试图抚平他内心的创伤。可是，他的施虐与暴力却又是无法让人十分认同的。五龙在城市与乡村、权力与温饱中挣扎求存，终其一生饱受磨难；从这一个角度而言，苏童对

27 苏童，《苏童文集—米》，页169。

五龙的遭遇与命运的安排，也正印证了作者也在寻找精神与文学的出路。颓废型的叙事，加上“南方的堕落”，是苏童小说里孜孜追求的书写方式。这与主流抗衡的声音，似乎也是苏童，或南方的作家，欲寻找的关于书写的出路。这正如苏童所说：

我想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面临着种种难题，无法超越自己平淡的生活，无法升华自己朴素的思想，作家与读者一起寻找着一个未知的精神世界，那个世界哲理与逻辑并重，忏悔与警醒并重，良知与天真并重，理想与道德并重，那个世界溶合了阳光与月光——这样的寻找有多么艰难！但写作也是为了寻找，再艰难你也要这样寻找下去，因为我们别无选择。<sup>29</sup>

可是，他们真的找到出路吗？对故乡的描述，往往是作家们无法摆脱的。就如莫言对高密东北乡的情感：“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苏童作为生长于南方并且先今定居于此的一分子，可谓对她充满感情。当苏童把笔端触及南方时，南方，是否同时正“发出熟悉的喧哗、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地追着”他？

28 摩罗、侍春生，《逃遁与陷落》，页656。

---

29 苏童，《妻妾成群》，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页5。